茅鹿門先生文集

荊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歸安茅坤順甫著

記

季子廟記

季子廟之在丹徒者予不詳其所自始按司馬遷撰次史記世家云季子封於延陵則延陵季子所食於吳之采邑也而延陵郎今毗陵去丹徒縣二百里土之人非其故君特廟而食之豈愛其道與然亦不附郡邑之祀里中父老歲時伏臘走爭之以禳年攝福田而廟址舊隷鄉大夫吳公所爲別

業山之隘頹甚公聞請有司改廟於其山之最高處予過謁之而攬所爲江流金焦北固諸勝若左右翼於襟帶之間可以眺而宴遊焉遂屬予加亭於其前而爲記其事問於予曰季子之讓國非與何傳春秋者謂孔子惡其辭國而生亂於其聘魯書吳子使札來聘不稱公子示貶也予應之曰非也季札使魯在餘祭之四年又夷眛立十七年而卒而始致位乎季札季札讓而去然後國人謀立夷眛之子僚又十二年而公子闔閭弒之由是言之方其聘魯君命也非讓國而逃也其聘魯陳詩

而徵存亡攷小大盖浸浸乎有禮矣弒之事素兆也春秋以忠恕明王道聖人安得以其二十年後去國之亂而預罪之哉曰然則孔子其與之與曰春秋之世臣弒君子弒父以力相攘而成簒殺之亂者踵相接其能以兄弟遜國於其間者於商得太伯仲雍焉又百年而得伯夷焉又五百年而後季札者出紹明太伯之風彼其屣視千乘之國而世之所稱分茅胙土聲名文號之寵澹然無所繫於其心泠然若蟬之飲露而處焉然後能舉而蛻之其於春秋之世何如也而孔子惡乎不與之哉

使其非與之則何以爲之哭其死而題其墓也然則傳春秋者妄與曰盖未能明乎季札父子兄弟之間而何以服其心也太王之授季歷也泰伯仲雍相與逃之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復用然後國人得以推太王之意立季歷季歷得以傳諸子昌是爲文王使當時泰伯仲雍而苟在則國君死而立其子制也季歷其能以一日朝泰伯仲雍而南面於其上乎而又得以傳諸子乎壽夢卒而諸樊攝行事以待札札當以此時如叔齊逃而去之或髡鉗自廢然後諸樊不得不自立使諸樊又如伯夷

之讓國人不得不如孤竹立其中子之義以及餘祭而然後國有定君也季子而一日在吳則諸樊以爲父之遺命蓋嘗告之先公之廟書之簡册布之國人所共聞者安得不倡兄終弟及之義以次致位於札諸樊卒而餘祭也立餘祭卒而夷眛也立兄弟相及之義國人固已目見而心習之矣及夷眛之卒也而莫之立季札始窮而逃焉闔閭其能甘心於公子僚之自立乎哉胡亥殺公子扶蘇以自立而陳勝者詐稱公子扶蘇一呼而天下大亂且闔閭不言國人猶陰拱而議也況闔閭之雄

狠其於公子僚㞒畜而犬視之彼其謀任伍子胥而進專諸其篡弒之志非一日矣特以國無內外之釁而季子猶位僚肘腋間故不敢急逞耳吳伐楚喪而季札且出使晉以觀諸侯之變當是時彼闔閭囂然其左右也能無動乎哉故其言曰吳方外困於楚而內無骨鯁之臣是季札出聘之詞也然猶不敢擅立而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言不吾廢者其義懼於心之詞也季子至而曰苟先君無廢祀乃吾君也然則闔閭蓋已早諒之矣季子必何如而可曰未及諸樊之除喪當先去以避之不

之去當言諸樊立公子闔閭以爲太子諸樊不從則必去或又不及去則夷眛之立也必當以闔閭必爭之如言諸樊時且曰國本闔閭所有也不吾從吾將東西南北而之焉是教諸子他日兄弟相簒弑也夷眛其能不聽之哉季札內無所處以授夷眛外無所處以待闔閭廼欲嘿然以去嗚呼晚矣子故竊謂季子非不當讓國而去惜其去之處乎父子兄弟之間或未盡也雖然復命而哭諸墓終身焉不入吳之市季札其始終能自靖以持亂矣其履古之仁義之遺者與公以爲然因書之爲

訖以質士大夫之過廟而謁者

讀易軒記

予同年友衢州徐君可繩因郡守李公所遺宋浮屠氏廢宮曰桃溪者廼卽其址築室數椽棲詩書之業焉又以家世受易因扁其左曰讀易軒使使請記於予予嘗見學士大夫之抱六藝者憤秦燔其業詩書禮樂春秋或亡逸者過半非全經或偶錯見諸家所獻爲全經又出當時所散遊儒生各以其私臆之說而爲枝葉者甚衆詩之補亡春秋之五傳是也惟易爲卜筮非秦所禁故得與神農

氏種樹之書其存漢興首立學官到于今博士弟子紹明之者衆故易之傳備矣然攷漢起殘脫之閒昭宣元成學士大夫不能盡通六藝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及所稱一藝詩或爲雅或爲頌書或爲說命或爲洪範五行禮或爲禮服之類國家有大疑難則公卿各得以執所受經大義以對有宋以來程朱諸儒羣疏六藝而折衷於孔氏盛矣易爲最著然學士大夫明經其閒今扣其用反不若曩漢時章章指覩可書之簡冊播於後世何哉豈非太史公所稱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過與

曰非獨然也所由來遠矣蓋六經非自外來也易也者易也聖人者觀於天地陰陽剛柔之化參之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上下內外之位參之乎天下國家治亂得失之故以明其君子小人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用者也畫卦於包犧爻彖於文王象於周公繫於孔子易之用不同而其所要於深微曰貞吉孔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而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無大過矣此易之旨也自魯商瞿沒而易不得其傳幸不燔於秦而獨罹亂繫蕪於百家之口淺遲迄乎

今其紹明之者愈出而愈不窮其言之旨愈近乎正而愈失其用易之學或絕盖秦漢之間諸家者或以陰陽推步月令災異言易或以風角遁甲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言易此為易之說甚謬然或中或不中其後有沿老氏之旨而以致虛守靜言易又養生家本之為坎離內外金丹黃冶變化之說言易其他瀆亂不可勝數彼咸所謂各窮易之門戶而非其正也然稍能因之守其所為靜而致其虛則於聖人之微亦合者有矣周程以來今其傳疏之旨具存可謂易之道燦

然無復疑者近代學士大夫又踵之爲科舉之學出焉今之三尺之童操觚於有司之門而應其求者呶呶然自謂非聖人之道不存於思非聖人之言不落於紙而其間稍通文辭者試亦輙就第肆然討僥倖於明經之科然究其實則入耳出口而其所不亡者無幾矣故曰周之亡也文不勝其弊古之人所稱秦人燔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絶者此也彼言漢儒且然而况於今乎顧學易者當何如以求之乎觀易之道無所不備然其爲書起於中古深於憂患者大畧審君子小人吉凶消長

進退存亡之間而致其用者也故曰厲曰不利有攸往曰元亨曰悔亡曰無咎凡以著吉凶悔吝之戒也愚故曰易之爲用不同而其所要於深微曰貞吉貞者正也予自罪斥以來其所憂患者曰深故易之凶厲悔吝之戒曰以怵惕危懼於心而要其變與占之大端當不過曰不失其正而已學者於此苟能反而存之則自筮仕以至沒世或爲富貴或爲貧賤或爲夷狄或爲患難所謂蕩然於世波之外彼將有無入而不自得者矣此於孔氏讀易之旨爲近合之周程諸君子而不甚舛異者或

非秦漢晉魏之際儒生所說也予友徐君深於易而非徒以科舉之學應有司者故不敢隱其所嘗學易者之義而因書以質焉

滑縣學題名記

滑縣教諭陳君綏擢翰林而去也予嘗爲文贈之大略推三代盛時所以尊師者之得及隋唐以來不能如是者之失且殿君之擢異等頗近古也君且行又睹學宮舊無題名懼其去而無傳也迺釆縣志及括學宮所隸書廡楹文牘之間者 明興以來百八十年僅得氏名若干人然年次地理

或攻或不可攻其餘巳盡零落而縣之弟子不復能言矣迺獻叙低回久之買片石鑱置諸明倫堂左壁書其前所括者之氏名而請記於予曰其言曰吾聞師也者所以推孔子孟軻之道以與弟子共者也　國家罷去春秋職國秦漢晉魏之際所爲客遊與公族之士而採隋唐以來明經進士之法稍折衷之非由肄學宮而至者不得錄高第盛矣獨以其官卑不得與州縣百石之吏並是以天下豪特喜名之士不樂爲其官其它官而至者率困於衣食而古之所謂爲貧與養者也爲師者以

升斗之祿之吏自視而不暇考孔子孟軻之道以舉其職爲弟子者亦以升斗之祿之吏厭厭視其師而不復知謀孔子孟軻之道以脩其業間有志者輒共相嬉笑之以爲迂濶所與羣而遊也特稽聚散簿書與歲時廪餼出納奠菜籩豆之常以苟朝夕而已爾寧暇留意身後之名相與感慨指顧其間者乎閒覩今天下中外之仕自州縣之吏以上類多鑿石識名氏與其年次地里銘諸室陰其人去且没後之人往往得次而致也不必鉅勲盛德倂古之人然後矢歌陳其形容猶稱與否猶能指

言之也故往者有繫而來者多鑿顧予屬獨無所識豈世之乞茲官者卒無所爲明孔孟之道如彼吏業足以有傳者乎何寂寥若是以爲甚悲且恠也茅坤聞而系之曰由陳君而前未有題名氏于壁者無所名人可也由陳君而後畱名氏于壁者相次矣茍卒無所名人嗚呼可懼也哉

沃洲記

沃洲侍御呂公之乞疾入越也爲書於予曰會稽者天下之佳山水也昔人稱襟海帶江爲東南之最而沃洲則逶迤蜿蜒綿邈縈複跨剡溪傳太白

揷入會稽東南百八十里而四明枕其北天台華頂赤城經其南其左右則天姥石橋金庭石鼓支遁嶺諸勝或虎蹲而拱或鳥啄而俛或倏而見或倏而伏而葱蘢蔽虧吞吐綽約若高堂曲池之宴而顯客貴游綺羅琴瑟燕歌趙舞納於几御者不可勝數而山益深則泉益冽往往岈岑蔚壁層丘盤谷之處當夏而寒臨冬而燠雲歸而暝雪豁而潔而又有前朝之木候時之禽露奇售恠於叢篁梟蘿啼猿嘯鼯之間其四時旦暮花鳥或與人間殊别於是沃洲又特稱爲會稽東南之最然惟其

深往往違官長者不得而至必逃名恬寂與夫騷人放客然後捫僻躡邃得棲且遊於是焉而予侍從

明天子者十年於此矣入或忘軀昧死效忠於時而多不偶出或持節擁傳巡行風俗擊去大奸猾吏又稍稍構怨啟嫌睚眦而讒言禍機陪射旁覆世固非予所適也予家沃洲山之下今又多病將歸隱於其中日取老氏書以自諷詠而庶幾無名爲務焉子其許我否乎且爲我記之予未及復公以公疏薦得推擇爲儀制郎又調爲司勳未幾坐他構徙爲判洛洲上廼得歸書以問於公

曰沃洲公今何遊乎其采藥於曩之所謂天姥石鼓之閒而宴歌蹲踞其中者乎予固以公之知爲重於時抑竟不能不以公之知適爲譴訶於時也借令予早自能審時合勢從公遊則沃洲山川旦暮烟雲花鳥之狀方飽於吾目其泉聲鳥音之異悅於吾耳而所稱逃名恬寂與夫騷人放客之寄吾將徜徉恣且於心神胷臆之閒且彼老氏者謂世之是與非不吾關而世之所構亦不得吾纆而媒孽今又焉得至是乎嗟咄吾且去矣於是夫第其言以復公且邀公爲買田結廬於其遠近亦將

以上鄰於是也

灌園室記

予之謫判廣平也以其地故饒秔稻菽麥魚鹽絲枲之利以爲養而趣供上賦稅不習訟鬬號爲事簡而易治故卯出而聽政太守之堂辰揖而退竟日少見吏人而涉旬月無所事治文書予是以以其暇日相私署之左得隙地可畝許廼翦茅治窪而爲之設畦倣古人種圃之法每畦縱長六尺而得其數九衡廣四尺而亦得其數九凡八十有一悉土之所宜茹葵瓜菽薑韭芋菜之屬而分錯樹

藝之其壤旱乾不近泉又爲穿井及泉而幕以桔槔于往往躬汲其上而疏流以灌而畦之上舊有室三楹葢蕭然頹堵不可以棲蒲也予稍稍葺構前又束葦爲軒如其楹之數於是橐其所載嶧山石鼓籀篆分隸及仙傳樹書釋經道言騷人史氏之遺文若干卷左右列於其中當其灌之久而疲也入而偃卧諷詠以自適間覽小雅巷伯之什楚屈原卜居漁父諸篇爲之泫然嗟咨長嘯而歌歌闋復就灌或命童僕佐之以酒葢亦欣然樂也而顧童僕亦時時來助予灌然自莫有識予所爲者

予因遂字其楹曰灌園室云客謂予曰昔者尚書
吏部郎以予擅天下士大夫之譽久矣而謬以之
薦於　天子　天子以爲私人也不可故震
怒竄逐至此予大夫不務佐二千石朝孜夕警糾
法勤施以宣布　主上德意而彼區區灌園古
之逃世自放者所爲也曾不聞佩印綬而效傴僂
毋乃遠其志者汚其身逃其影者纇其形何不早
自引決而故爲徘徊混濁於斯乎予應之曰固也
然予今日之吏茲土非仕而譴也而譴則吾惡乎
自適哉竊見　聖天子方引良二千石嚳仁海

內與民休息而太守小譚唐君政務近民民足樹
藝而不輕犯故野無狗吠之警而民人至有不識
長吏丞貳以下唯守寧一而持澹泊無所款效納
職竊以爲予職總諸州縣之賦其官即古者田畯
之遺也稍稍以簿領之暇親率畚揷與圃者分功
縱不能如曩時尚書所請以表見當世姑爲浮湛
薄采田畯氏先農之流風以自附長吏之後庶幾
其不失之彼而償之此也哉予亦何敢如予之所
云遽爲汙其身類其形以自放也期年而侯予之
罪狀既聞予以此時上　天子印綬　天子

當不予罪湖水之上予頗有園廬數畝在焉周蔭以水竹花木而較之差勝第將盛其所爲桔槹返而灌乎其中是或可以忘世之牛馬乎我矣客曰可予因退而鑱石書之以誌于室之左壁

皆可園記

沃洲者界天姥石橋之間多長林美壑而古之隱君子之所托而逃焉者也而中丞呂公聞稱之以自名其廬予爲公記之舊矣久之公又擇其林壑之最佳處而懸之以閣曰可仰閣之陰俯以圖史之室曰可玩左則賓客數過或嘯或歌投壺博奕

飲酒無筭懽然適也曰可游右則客且忘歸或枕石而卧曰可休前覆之以蘭徑檻列之以名花而穿竹爲亭間以自媚焉曰可君閣之西則又縱之以千百若干尺横之以千百若干尺分畦而樹椒桂橘柚柰李櫨梨枇杷橪柹冄栗玄棗緋桃絳梅石榴黄楊金櫻銀杏之屬一切奇卉異菓若帶而綰也曰可圃圃之中瞰以曲池引泉而魚因以亭於其上焉曰可泳亭之北又别爲小亭客或選林麓分曹治射曰可觀其再北則又屛田而庋之以百穀之屬曰可稼當其四時之勝幽香繁陰刻露

巖霜而無所不可也於是合而名之曰皆可園大略訪柳柳州所以以愚字其冉之溪谷丘泉池島之勝而名之者也而貽書屬予併記之予竊疑士之志不兩適當其王室多難四方鼎沸名公碩卿之所以朝吏事而夕烽燧也迺若幽林邃谷飛泉削壁則惟世之沉寂枯槁之士不得志當世者之所適也而公之位日高其所席中外之望者日以重而公安得移柳柳州所自汙且園者以相附也乎故久不報公而客或過焉予謂之曰君獨不聞達人者之適其適而不適於其所適也乎古之豪

傑嘗有躡足行伍而赤松子之隨悲肘之陸沉而執戟於金馬門以自詭爲譬之蟬方擁樹而吟而其中之蛻也舊矣而公之所席者於此而其所引而憂思者則於彼蓋以其所可因以遊於其所不可公之所存者遠矣客曰然因記之

續溪縣學梅林胡公生祠記

大司馬胡公督戎浙海來數以功聞於 朝 天子數下璽書旌其勞與能賜之若干金而公且聞故邑學久不及葺孔氏廟[illegible]而下浸以蕪廢而科第亦稍稍中絶矣[illegible]於學及

其成功而還也則獻馘授捷亦必即之學宮而歌凱行釋奠焉所以示武事也亦所以不忘本也吾本儒家子曩嘗入而俎豆絃誦其中賴先聖之教以迄于今其敢忘所自乎於是出其囊中所累天子之賜者若干金檄之邑大夫林君某因稍稍市材聾石飭邑之人以從事工既竣林君偕邑庠諸生不忍没公之德也而相與附祠於其宮而尸祝之遣使走書於予請系其事及其月日甃石之左予告之曰諸君其德公之所不以天子之金自私而邑大夫得市材聾石以繕宮乎哉抑亦

求公之釋褐來所奮業於時者何如也蓋古之州里族黨及天子之國都各爲之學非教人以利祿也所以即其詩書六藝之旨而達其識消其邪心養其忠信倜儻之氣而致之用者也而學者之出而臨官也亦非自以利祿爲也明嚮之所服習詩書六藝之旨於以固其心展其才與識而爲國家建大勳捍大患於時者也故得其人則戮力四方雲翔猋集而馳不得其人則土崩而瓦摧非一榱一廈之所能支得則功著於　朝廷澤施於生民銘之鼎彝載之太常斯固天下豪俊卓茂之士所

相與守孔氏之宮垣墉之以待來世者也否則郎
傳之所謂毀其尾而畫其墁而已也且　明興以
來天下之學所隸邑及州郡而上蓋不知其幾十
百區矣其邑若州郡從事之吏所及繕且無毀者
什而八九其能盡以所從事月日書之以聞于時
否乎學士大夫之遊其宮及釋褐而出仕於
天子之庭纍然比迹矣求其勳業之著裒然聲施
無負　國家者抑能章章如公否乎又何寥寥也
於戲然則公之有功於學蓋有所謂以彼而不以
此者已因書之復於林君以爲記

萬卷樓記

萬卷樓者故督學憲使江峯呂公所貯先古以來百氏之書皇墳帝典周鼓秦篆象緯輿地律曆醫卜下及浮屠老氏陰符兵鈐仙傳農占稗官野史無所不載而予令册徒時所嘗過訪其廬公頗以之自喜屬予記之者也近代來學士大夫好藏書之家獨稱成都楊公愼章丘李公開先而公於章丘爲同年肺腑交家所藏本公必蒐而副之嗟乎世之王公大人非進而翺翔四方卽退而締情一壑不然且役心於園林第宅聲色狗馬珊瑚紈綺

者以終其身而公於世所好獨不以及故得以一
其力恣其癖於區區遺文典冊之間而富其藏以
至於此也當是時非獨公之自喜雖予抑稍沾沾
於其間而公既没予亦澹然非惟恥世所好并公
所自喜者亦輒頹惰厭倦而不復揩記矣甚矣予
之衰也間按傳記古稱魏襄王好奇書後之盜破
冢而得其故所簡藏書十餘萬言嗟乎彼以好書
而終其身卒之自殉於丘墓之間者猶如此而況
其所不盡以殉貯而藏之者又何如也抑惑矣公
之殉不殉吾不知當其没而逝也天地間所相與

倏而逆旅倏而返眞催冷然一窽之知而已庖犧氏先天奇偶之畫且以之爲贅疣爲駢枝矣而況公之生平一其力恣其癖以副所好而藏之富若武庫然又焉能爲公有無乎哉然則予雖不及公之存以記其盛而猶及公之沒以吊其衰者有以也雖然吾聞公之子太學生某某並能讀父書而世公之業者也予因書以貽之而鑱之壁

冊徒鎭留侯廟記

冊徒里像漢留侯而廟舊矣志稱古嘗有客㲄城者得侯像以歸相與祠而俎豆之迄於今然邪非

邪正德間故少傅桂公令毋徒封以内祠無文者
輒毀去已而讀楹間所榜則洪武時廬陵黃玉鉉
記而書之者故無毀里之人紀光蔭覵社錢若干
緡復益之以閣凡五楹又三十年而浦芝之王遷稍
稍圖謀而增葺焉以予嘗令玆土也走予故從史
朱遂來乞予言以鑱之壁予竊以志所傳妄也黃
君所云近矣而或未盡也且夫今之廟而祠非必
盡祭法所稱及國家所次上世以來郊社山川陵
墓都邑癘蜡學𧌒之屬畫一而例之者漢壽亭侯
關羽唐睢陽令張巡兩人者特以戰捍國家其所

攙戈故處亦僅樊皖淮蔡之間然於今北及幽薊南盡百粵薄海內外祠而伏臘者相望也何哉祠者祀也事之也衆所嚴而事者之謂神故易曰萃王假有廟萃聚也人心所聚廟且假焉方留侯以羈旅而佐高皇帝起豐沛滅秦麼項其所百戰而有天下大畧侯之石畫什而五六也天下既定論功行封諸侯王並裂千里之地以相雄視矣侯獨辭之而偃然托赤松子以逃焉嗟乎侯非孔子所稱老氏猶龍乎哉彼黃鵠者吾得之以弋而猾騏驥者吾得之以蹀而羈而至於龍則乘風雲薄日

月噴山谷而不得而噓吸之矣侯之深吾不知其何如彼其所師而事之者黃石公黃石公故嘗習老氏而得其髓者也此其所以處乎韓彭蕭樊鼎烹獄繫之間而獨能以龍而蛻也與彼孔氏之學絀而不講者久矣世之王公大人下及閭里之衆第能竊侯所從老氏之旨而得其什一焉未有不善於進退存亡得喪之間而保其身以及其子孫者嗚呼里之人所像侯而祠故少傅公所欲毀而中輟毋迺不之彼而姑沿之此以教後之人者與或曰然子遂書之

吕氏墓阡記 代范太史作

莆田吕公之過我湖也抱所爲錦山圖者乞予記欷歔流涕指而泣曰茲卽先大夫尚書比部員外郎困吾先生所故葬處也枕辰而面戍别有壺公山者揷入于耳而後則縮海爲帶前則羣峯之揭如牙槍然蜿蜒隱見復横之以玉几盖天與佳勝也又指而曰肘之左一山名葫蘆倒地言其崇磫峚律殆數十百尺如葫蘆之亘天而下也肘之右一山名鷓鴣飛言其翼而相向也予莆先正某某某嘗東西列葬其下大略由鳳凰山逶迤連翩盤礴吞

吐一折而爲鷓鴣再折而爲先大夫墓三折而爲葫蘆且山谿之兩夾而出其流之自小塘而注者自葫蘆而注者並會于先大夫之墓墟洄伏縈紆顧望不捨堪輿家或謂古所稱牛眠馬嘶之兆未能過之嗟乎予不敢望如世所稱鬼蔭者之說竊痛先大夫没予宦游四方不能如漢獨行者之廬其墓而終其身而百年之後朝猿之與吟而暮鶴之與飛其或陵谷變遷碑藏易處予之子若孫得無有過其遺墟不復能睹記者乎此予所以感悽里子之悲武庫而不能不潸然泣下霑襟也予大

其言并系之曰公抑聞楊王孫之裸葬乎魂升于天魄降于土歸之太虛謂之自然故古者衣之以薪藏之中野有以也劉向諫起昌陵嘗稱殷湯無葬處帝王之史猶不能記山陵寢園以待來世而況乎何如人能以區區指畫遺無窮乎哉或曰斯固仁人孝子之所不自已者孔子葬母於防而曰其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是或一說也故爲記之者如此若因吾先生世系爵里與其卒葬年月日別自有誌銘故不及

大雅堂記

光州太守顏湖高公善詩歌其免官來歸也數携
樽罍招鄉大夫與其閭里處士之相與社而詩歌
者宴遊於西湖之上酒半酣輒席草而吟甚樂也
然朝而往暮而歸湖之勝所當煙雲晦明樓臺掩
映河橫月轉魚龍夜靜不及也湖之山稍深則巉
崖絕壑飛泉怪石浮屠老氏之所不能宮幽人逸
士之所不能躡其困於晷之移而日之盡甚且風
雨冰雪迫騶御疲杖屨而遺者何可勝道也於是
卜築於孤山之麓即宋處士林逋所放鶴故處山
中湖而峙而俯而聆則汀蘭岸柳飛鳧宿鷺櫂歌

漁吹斷橋古渡可檻而望也仰而眺則南北諸峯熊蹲虎踞蜿蜒透迤若翔若舞若剪若峒遠者十里近者四三里無論寒暑涼燠嚮之所困於杖屨騶御而遺者可以朝捫葛而探夕載鶴而訪也於是移書社中諸先生請各解其囊中之金以為宮而又別買湖之捍水而田者若干畝令守宮者得以間籍其所入飭庖饔而供諸先生歲時宴遊之費其至也分曹賦詩大略訪蘭亭故事各鐃句刻響以求其至而詩不成飲以巨觥約曰詩不成無返醉無返日暮無返風雨冰雪無返興不盡無返

客聞而題其宮之額曰大雅堂蓋志社遊以詩也因請予記其事或謂雅者天子公卿大夫之間相與矢歌宗廟朝廷禮樂征伐祭祀會同諸作而錄之者而諸先生之社而吟特屬古者山澤之遺焉耳風也非雅也予系之以言曰詩非有二也繫於列國者謂之風繫於王朝者謂之雅今　明天子四海一統上下宴嬉烽燧不聞州郡晏然諸先生得以角巾筇杖朝夕於湖山之勝而其所播之詩歌傳之里巷皆所以詠　天子膏澤之賜而樂之者非特一丘一壑之音也然則他日采詩之

史采而列之於雅也亦宜祀凡若干人某某某某

翁氏墓阡記

予之過少司馬翁公所也攜予百餘武東望小凰山之麓得其林木隱翳蓊然一窆指而曰此予先大夫司馬公及大父司馬公之墓也予登而眺左右之峯若拱而過而江若帶而縮也已而循岊透迤而南又數百武望大凰山之麓得其林木且拱隱然倍嚮之半者又指而曰此予所自爲他日藏衣冠處也山益以高則左右望益以曠峯之拱者若屏若几若熊若兕若鳧鴈隱見晦明不可勝數

江之帶潮而至汐而歸則又若繪若蒐若縈若紆
蜀之巴閬之武夷而怒濤駛湍於其下也時于四
眄臺榭檻甃佳氣可餐按公之產特不滿尸人子
國窮怪之巳而酒酣耳熱公起更衣嗚嗚然仰天
長歎曰故時士大夫出則翺翔四方奮翮志歸及
其歸輒竭其宦遊者之貲與　天子之賜金買
田宅侈園林廣僮婢以遺子孫甚且身後之日無
餘殮也噫亦過矣抑獨不思生寄也死歸也生而
羶之聚蠅腐之聚蚋以力貨財於朝露欲睎之時
孰若沒而朝猿之與塋暮鶴之與飛顧丘壟治泉

壤千秋萬歲之下爲無窮計哉此予所以束髮入朝以來絕不治產獨於先大夫及大父兩公者之葬內則殫其神外則詘其力間年四十而移官來歸也則又以其服稍稍厚自爲藏者如此故嘗揭而書之曰美哉山河天然城郭殆樂之也君且過之抑巳覽睹其槩矣得無爲我記之乎予聞之頗疑其言與吳延陵季子羸博之號及漢楊王孫之裸而葬似不相及然而公之旨則遠矣方其爲先大夫及大父兩公者之葬茲固出於仁人孝子者之用心廼若公所自爲則以盛年而輒區區於封

墳掩坎之間毋廼莊生之所謂一彭殤齊死生鬪山陽之笛而不以淚歌雍門之曲而不爲縈欷者歟況公位列卿遲之百年之後他日固得投國家故事請之　天子遣之都官者而公獨一一躬自爲之殆與古人所爲生棺而卧其中而自誌且祭之者無以異矣吾不知其於世之勞生而雎雎而盱盱而顧以遺髑髏之誚者何如也

暘湖別墅記

暘谷王公繪其所爲暘湖別墅圖移書以告坤曰玆湖也予永嘉郡所滙匯之西來諸山之水蜿蜒

透迤於以百折以出而東注者也湖東嚮環湖皆
山中獨有兩峯爲最高且峯故有吹臺世傳仙人
王子晉所故吹笙處也予過低徊久之投詩以吊
廼稍稍卜築於湖之滸且屏吹臺而構之爲別墅
焉又曰夫墅枕湖中湖而洲字之曰浮碧茲則可
磯而釣者也墅之後飛泉緣崖而出縮堂左右若
帶焉字之曰湛然堂茲則可掌而掬者也堂之後
折而東爲小軒檻列名花數十百區字之曰衆芳
茲則可擷而搴者也軒之後又東爲小樓松翠蓊
然字之曰青旭茲則可憑而眺以嘯者也後復爲

竹林數十畝徑之爲四曰春曰夏曰秋曰冬茲則又倣蔣詡所開三徑故事而益之以一者也嗟乎予所爲亭榭臺館或不能如古所稱金谷之麗獨其席湖而吟也澄波百頃峭壁千尺上之可以捫松蘿下之可以浴鳯鳧櫂歌瀰吹前呼後和四時之勝往往與人間殊別吾嘗於月明之夜臨流扣舷山谷欲應隹氣襲人氷壺若鏡開撥輞川之勝似亦未必過之又如風濤怒號噴巖浴石江妃撤絃鮫人罷織又如朝霞初吐青葱可餐海若助之氣象萬千此或騷人之所不能賦墨子之所不能

繪而於赤城鴈宕匡廬瀟湘又將或遠或近或疑或似者也予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佩蘭握金者二十餘年于兹矣夕之夢而晝之思未嘗不在焉君其爲我記之予伏讀而覆之曰公安得泉石之思而丘壑之夢乎哉范蠡之所以扁舟五湖者功成而身退也賀季眞之所以上書明皇而乞鑑湖以歸者遺榮而入道也今海內一統無兵革之爭而　聖天子方共一二公卿招徠俊髦以圖治功且公自尚書郎以來聲問日起勳業日以崇中外之士所望公之內召而柄國家者朝且夕也

公又安得倣范蠡輩相與匿景而逃虛乎哉客曰
君子處廟堂而不可無江湖之思茲園東方曼倩
之所以避世金馬而或猶以爲脩然埃壒之表可
也時萬曆丁丑春二月望日

琴徽園記

予覽古今傳記世之學士大夫致其仕而來歸者
並卜佳山水築園林以自娛而帝王之都若鄠杜
若洛陽若建鄴若我錢塘爲最盛然鄠杜以下終
南渭水並名山大川飛流巉壑非可朝夕宴遊者
况其地數當侯王兵革之爭故其一時帝子皇妃

列侯中官戚畹近倖之家所各占層臺曲池名花異卉以相矜者㸌且什九惟我錢塘則西湖清淺之波逶迤之岫蓮芰之洲鳧鴈之渚且吳越王鏐獻圖入貢絕不見兵革而宋室南渡復百年於是歌舞綺麗之侈最天下矣　明興來宋故所稱翠華遊幸或已蕪廢而浮屠老氏列仙幽士之宮猶往往而在予罷官來一入錢塘輒一過西湖而祉遊二十年間勢家鉅室之傍西湖而園者歲數增置星羅𡓮錯於其遠近不可勝數然予嘗品之惟許少崖使君爲之最盖他勢家鉅室所占稍內而

深或附丘墓或穿汚池或擇巖壑或閉松蘿於湖之一切煙波不及覽睹稍外而淺則又歌姿舞榭畫船綺吹盡屬眉睫與耳垣騷人墨子逃虛甘寂之士不能不稍稍厭心者獨許使君家園丰神夐別君嘗邀予過之指而曰其地爲葛仙嶺即漢時葛穉圭所煮丹砂故處也俄而攝衣登樓眺之則又指而曰其南之屏列則孤山宋處士林逋所放鶴亭也其東之頹垣廢礫則初陽臺也其西之深林叢麓則宋太尉岳公飛墓也山中湖而峙而煙堤若帶畫橋綺疏紅蕖緑柳相與婀娜綽約於其

側則宋學士蘇軾所築世所稱蘇堤是也湖之東西兩相屬鱗次而南則又某為南北峯某為天竺為飛來為石屋為虎跑為慈雲為風篁為萬松龍蹲虎踞蜿蜒逶迤遠者三十二十里近者五七里四三里當其河橫月映煙消日出所可憑欄指顧者一一若掌也予廼晰盃曰樂哉茲丘也湖之所當錯繡環覲未嘗不外瞭而湖之隱約湛深則又未始不內屏他則內之深者蒙茸蔽虧而外之淺者艷冶盡露茲獨若晦若明若卻若迎若穠若澹若醉若醒譬之瀟湘之上洛浦之濱仙妃鳴珮翩

翩乎凌波而過也而於其間又若杳然神遊可望而不可親者嘻乎歐陽文忠公嘗稱錢塘擅東南山水之美而梅太守摯所築有美堂則又盡錢塘之美予竊謂西湖擅錢塘山水之美而玆園也則又曲盡西湖之美者已於是濡毫而題之曰翠微翠微者誌西湖最佳處也他所雜構樓臺亭榭則已有邢太史諸君題其上予故不復記

費處士墓阡記

湖之傑塘里有處士者名玲字聞和家世饒而處士復力田故歲所入桑麻魚稻之利千金而美然

時時好哦詩招賔客湖之縉紳先生及騷人墨士之過其廬者踵相接已而處士年且五十矣築投老園於下澤之上即先府君梅南翁葬處予同蔡司馬子木施聘君子明輩時時過而宴遊而山水而林者僅七八畝名花脩竹滃然若壑中有曲池覆之以芙蕖被之以芳杜而甃之以石梁焉右爲亭曰慕梅此則處士所歲時謁府君墓於以屏垣而望者也左爲亭曰愛耘此則處士所故以錢鎛自喜而因以名者也後復爲堂曰投老此則文衡山太史所題處士日攜賓客琴絃奕棊樽蒲六博

相與宴酣於其中而不醉無歸者也後復峙之以臺曰長嘯此則處士所共賓客醉而放歌者也處士間屬予記未幾處士沒而其子伯與仲謀所以葬且曰吾父之生也樂於斯其沒也必䰟於斯吾何必世之堪輿家盻盻然牛眠馬嘶之兆以瘞予若孫哉於是即其園之故址廢梁塞池而築爲墓宮而窆焉又三十餘年問復過之逶迤而入嚮之名花脩竹今且環之以松檜而女蘿若帶矣嚮之曲池石梁芙蕖芳杜今且夷而崇之以馬鬣之封矣嚮之左右亭今且樹之以碣璧之以倡和諸什

矣嚮之堂而宴酣與其臺而嘯歌處琴奕樗蒲之
娛雖已歇而故時茶鐺酒臼之址猶隱然蘚蘙楹
礎間歲時烝嘗所共諸子弟過爲飲福未嘗不仰
而眺俯而太息而與處士音容若將彷彿而磬折
也即如故時賓客雖已散而里之社遊者即其墓
宮相與攜觴列罍曲欄峭石之間抑未嘗不累欷
嗚咽思以弔處士之遺風而潸然出涕凄然以悲
也頃之伯仲相繼沒而予過哭因攜諸孫展謁於
其墓而授之以文曰處士其奚適乎哉將太清之
與遊而雲蒸霞矯已乎抑將猿之與吟鶴之與飛

而猶徜徉于茲墟乎將與故時賓客所旣散而沒者共爲地下郎修文不廢巳乎抑亦生之寄而沒之歸也魂且無不之今而乎或得以感山陽之笛撫權門之曲而慷慨悲歌也乎又吿之曰聞漢楊王孫誡子以羸葬人稱其曠達至今也伯與仲不以世之堪輿家言卜葬而獨以處士所生而樂者葬其衣冠以葬似與王孫無以異乎雖不及處士之存而記其園今且於伯仲之繼沒也償故所約而併記其墓抑可以報處士父子於宿草之原矣

時萬曆癸未秋七月十有九日

淳安縣改闢學宮記

淳安有兩生鄭君艮弼周君宗文抱其令蕭公改闢學宮狀併公所自爲書且請前令海虞顧公者之使爲之紹介伏地而請曰淳安者故隸歙州以文獻稱宋以前由制科及第者頗衆　國朝商文毅公錄博士弟子員而首浙江省試已而首禮部再首大廷其以文章氣節侍從　明天子者垂四十年海以內屈指隋唐來僅一再見也其他後先附離者不可勝數及公沒而科第之士稍稍乏絕矣堪輿家或謂學宮故僉縣南嚮而櫺星門則

以山自西來峰獨昂然峙碧落而起若名儒碩卿垂紳正笏而飛且躍於其前也故里人呼之曰狀元峰又頗類龍門者之點額然故一名魚口峰成化間稍厭櫺星門不當獨西也於是轉而鴈次肄學宮又之廟尋圮而故所稱峰之西峙不復覽睹甚且里閈之間所棼錯井幹而屏蔽之者甚矣其爲湫隘也頃者泰和蕭公來始下車閱民利害間過釋奠與諸生讐經校藝一日按故牒而曰繇文毅公而前邑之文獻若日星彬彬齊魯矣百餘年間何其凌夷湮廢之至此也豈山川猶故而風厲

學宮者殆或有閒乎於是諸弟子進而口畫前狀公聞之嗟咨低徊不自已廼大為傾槖中所貯俸若干金併括罰贖若干金若孔廟若明倫堂若尊經閣若聚奎樓若訓導廨既以飭材葺石塗丹堊黝而櫺星門閒且屏蔽於里閈雜遝於人煙者公廼別捐數百緡以償左右綰帶者之家而撤去之闢為甬道合縱與衡百餘武仍屏於前而顏之曰泮宮於是時峯色之西來者嚮且雲靄霧翳而沒之者久矣一旦煙消日出詩之所歌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洋洋乎古者冠帶還濟之風也詎不云乎

山川出雲有開必先豈天之不喪斯文也而蕭公儼然過焉特趾曩時所相為浮沉簿書間而劃然指畫之至於此也文翁興學宮而蜀之人歌之至今韓延壽首皮弁俎豆而頴川之上祠春秋不輟君得無為予記之以待來世已乎予領其言嘉其行事於是次而綴之如左以復兩生公名岡字希高前令龍門今東安於南粵聞多卓礫聲　天子嘗賜璽書寵之然非浮安事不以及

晉江王氏墓阡記

晉江王君廷輅之繇鴻臚而丞我歸安也一日抱

安城鄒督學公所爲先憲副一山公之墓銘而拜
手稽首告于日先公繇正德辛未進士授廷尉評
按節南粤所從故督府蕭公䂊楊公旦輩數提枹
鼓力戰鬭斬馘無筭於是　天子賜金幣以寵
異之及增秩者三聲籍甚然亦竟坐謗奪官歸而
以詩酒徜徉林泉者亩四十年大較稍稍綴次之
矣然他未之詳也復飲泣欷歔久之太息曰于嫡
母蔡孺人以所生僅伯兄廷輔而因別娶于母陳
以副貳焉生仲兄廷軾曁于廷幹少弟廷範不幸
伯兄與母蔡曁陳相繼沒而遺軾甫六歲幹四歲

範二歲先公葬毋與陳於東莊之原坐壬向丙蓋
嘉靖甲午也已而辛酉島夷內訌率掘故所墓藏
遺骼以要賂而毋蔡之骼且亡矣予兄弟破產獲
五百金贖之來歸及併瘞毋陳所藏棺且毀或謂
穸穴不中古法也予兄弟始別易衣衾棺槨且按
堪輿家言山之脉從南來法當改爲丙壬於是穿
三穴而中則爲先公壽藏左爲蔡右爲陳又若干
年而先公沒且鼎峙而葬之矣然未及請墓銘也
又若干年而安成鄒公來視學閩州痛予先公於
東廓先生爲同年交故稍稍以耳目所睹記者誌

之如別刻而予母陳故多內行其所躬澹泊力紡績以助先公之宦遊庶幾於古之鷄鳴之誼無以異者先公嘗手書之以授予兄弟而予於今讀之猶屬內裂而低徊不自已也予大夫得無爲我揭而書之以遺後之子若孫否乎予爲之憮然曰孔子嘗聞父之墓崩而泫然流涕曰古之人不修墓蓋傷之也兩母之墓藏且久而一則罹島夷之慘一則以穴不中葬家法而毀君兄弟今且特易其向以葬先公而兩母配附之禮也聞君兄弟支庶數十人鸞翔鵠峙彬彬然濮石氏矣豈天貽君家

以世慶而抑且獲按堪輿家所乘生氣以葬者之說故及至是與嗚呼後之苗裔綿末艾予特爲條次之如左令得以鑱墓之側以告後之人

六美堂記

陳玉叔方伯移書屬予曰先按察蘇山公罷官歸沔上嘗訪竟陵陸羽所著茶經處不可得廼郎城隅結廬而書羽所賦六美歌以自廣其詞曰不美黃金罍不美白玉堂不美朝入省不美暮入臺千美萬美西江水曾到竟陵城下來此固羽所自好於以憤時嫉俗太息今古於其間者也先按察公

歌而愛之於是築一椽於江之上因題之曰六美堂子大夫爲我記之予稍稍按羽所爲歌而循其聲繹其旨間按察公游仕二十餘年其所以風流文藻照耀當世蓋有羽之所不能知而羽之所不及歌且詠者公殆於世無美者已六云乎哉其前所云四不美蓋已忘富貴卻軒冕於世之所共奔走俯仰叱咤蜿蜒於王路者一切盡已抹擻而後所云二美則惟引西江之水所從三峽紆漢沔千流萬派於其曲欄之上層臺之下而百代以來侯王戰爭卓書會同與夫竹帛所載數名爛然處盡

巳飈飛雲散與故陸羽所煮茶煙互爲霏微湮滅不復睹記也巳然則蘇山公之心故遠與故澹當巳蜉蝣天地蠓蠛日月一死生齊彭殤而與莊生所觀濠梁之旨同一揆矣又惡有所謂美惡有所謂六哉方伯公以豪雋之才熠燿中外行且專節鉞撫疆埸入参　國家肘腋建不世勲顧盼然若詩人之詠蓼莪不敢忘先公所抱膝長吟獨息一室處豈古所稱處廟堂而系江湖之思當鼎食而綿菽水之感外不違君內不遺親者歟予於是綴次其本末而復之方伯君俾鑱之左壁以爲記

太極洞記 先年作見遊名山記愼侍御刻

予放舟陽朔江上縱觀之其峰石皆拔地而突立最高者四千仞有餘其次則足可三千仞又其次或百丈或五六十丈最次則三四十丈焉止矣其色如荳青深者如靛文如魚鱗總計一百八十里排衙列戟目之令人神思飛越中流偶覽石壁奇瑰異常見伐鼓鳴鐃而前行者忽焉而入崖忽焉而遡波以故追蹤躡跡泥漁舟探之乃得一洞可方十餘丈小可數尺其游儵稍稍見也俄而赤脚沿岍以入又得一洞豁然當天而敢日光射人且

穿上羅下焉方數畝水可十餘尺而漁人網魚而出者盡滿囊也予前問之曰是何魚之夥也漁曰茲洞既邃與人間絕故左右之夷與井里兒童爭不及過且水源深故所聚魴鯉數多我輩得以數取之予同王使君撫掌大笑因名之曰太極洞

七戒齋記

七戒齋者髯翁於萬曆庚寅所自構一椽於其廬之北以待老者也明年且八十於世間事當一切貶損謝絕一曰不食顯殺牲牲如牛羊犬豕鹿麇鷄鵝鴨之類曰膳不以殺客至亦如之惟春秋烝

骨則殺亦不以食二曰不赴宴三曰不弔喪及會葬宴飲與喪葬婣族鄉黨所不廢者然聞古人年六十不與戎政士大夫立朝年七十則致其仕而歸以卹老也而況予年八十乎四曰不御姬妾聞養生家以年六十四則卦氣絶五曰不入城郭城郭者藩臬郡縣及按節使所乘軒擁傳處而予年八十則不能以筋骨爲禮卽如束帶匍匐出恐不免傾跌不能磬折如禮也六曰不問家產事家產事已聽奴僕輩爲之七曰不聞婣族鄉黨事予束髮來未嘗敢請謁然於婣族鄉黨間有爲强梁者

所窘與孤寡疲癃所不能自直于上官者或爲軒顛而直之今既年八十譬之伏蟄之蟲矣故不得不倒爲謝之而不以聞當是時髯翁日惟焚香宴坐于几榻間自詠自適而已然猶有不能卻者少好奕及賦詩歌文章之什以自娛間聞佳山水與名花異卉則其夢思寢食間所往往神遊者當不能盡屏如釋氏所稱持戒行而頑空雪山也嘉平五日髯翁芊某書

重修烏程縣儒學記

近年以來郡縣有司大較亟簿書飭詞訟釐賦役

以博吏業而於學校或稍稍後也萬曆二十有一年四月烏程縣學宮儀門圯適郡司理謝公署縣事行謁胥爲惻然明日學諭葉君抱牒以聞公輒胥捐俸若干金以修葺之已而秋八月令君張公來甫下車周覽廟廡堂齋以及亭閣半頹且毀公復捐俸若干金尾其工以修葺之朞月間榱題輪奐爛然琳琅矣於是葉學諭帥諸生來請予文紀其事予竊聞兩公露冕所嚮諸生歌且舞之矣義不敢辭予於是併推兩公以及葉學諭所督學諸生者之旨而私諗之諸生曰兩公不欲以世之郡

縣有司博吏業者自爲而廼獨爲諸生輩犂然葺材飭工以修之其積勤矣諸生輩其能無感兩公而思所以自修其學以見於今　天子之庭巳乎竊聞士之於學非特讐經摛文而巳也抑非特負笈鼓篋而巳也孔子曰德之不修是吾憂也其於樊遲之從遊舞雩也又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以修其慝又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茲固孔門所亹亹然其爲士修其學誦聖謨詔來世者諸生倘能奮衰振袂其間修其德修其慝於以修其身修其道與仁以自見於世語不云乎鼓鐘於宮聲聞

於外其殆庶幾不負兩公之勤也已葉學諭聞之
矍然色喜曰唯唯於是條次其事而鐫石於學宮
之左謝公名肇浙長樂人張公名應望高淳人僉
萬曆壬辰進士葉公名 時敏矦官人鄉進士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二十